

心窗  
片羽

困在时间里

□张湏

早上,下着雨。高兴肯定是上去观察过了,我没起床的时候,它也安安稳稳蜷在窝里睡觉,任凭屋外鸟雀叫得如何剧烈。

我上楼,是为了看黄菖蒲有没有开。高兴也立即起身跟上去,外面湿漉漉的,它就坚决不踏出去一步,只是同我一起隔着窗户看花。黄菖蒲的花箭抽得很长了,要开,但是还没有开。

中午,和老胡一起看电影《困在时间里的父亲》,扮演父亲的霍普金斯,因此获得今年的奥斯卡最佳男主角。

这是一部关于老人的电影。关于老人的好电影很少,以前看的一部日本电影《漫长的告别》算在关于老人的好电影之列。巧合的是,《困在时间里的父亲》和《漫长的告别》一样,影片中“父亲”都患有阿尔兹海默症。

两部电影相比较,《漫长的告别》有种温情,并不让人伤痛。《困在时间里的父亲》更深刻,是对人的命运的一种冷静的观察。电影中的时间、事件经常被打乱顺序,或是不可预测地重复推演。

父亲安东尼很多次找手表,他说他需要知道时间,可他似乎永远也都找不到自己的手表。手表已经成为了意象:在很大程度上,安东尼已经活在了时间之外,持续不断地带给他各种幻觉……

安东尼被困在了时间里。

影片最后五分钟,安东尼似乎认清了“现实”——他身在养老院,他想妈妈了——他对护工说:“我的妈妈,她有一双大眼睛。我现在能看到她的脸了……我希望她有空来看我……我要妈妈,我要妈妈,我要离开这儿,谁……谁来接我啊……我觉得我好像我的叶子都掉光了……树枝和风、雨……”

这么简单的几句台词,却有足够的力量,冲击人的心,太让人伤痛了。我想,总有一天,我们都将困在时间里。

抹干了眼泪,洗了脸,像没哭过一样,我出门了。去档案馆、图书馆查找七十年前的一些资料。翻开七十年前南通本地的《江海报》,纸页黄黄的。一个下午,我像是被困在那个旧时光里,觉得人不舒服。

无意中,我竟然翻到一篇文章,作者张锡光,是我父亲生前的老同事、老朋友。当然,他也已经不在我们所能知道的时间里了。他曾经和我们在同一个时间轴里,那时我还在上中学,我去父亲单位,经常看到他……

从图书馆出来,雨已经停下了,人行道旁一排杜鹃花开得热烈。经了雨打,地上亦有许多落花……像人一样,它们不是忙着开,就是忙着败。

俞美人说晚上到我家吃饭,我和她是同时到我家楼下的,就一起上楼。老胡煮了饭,买了菜洗净备好。三个人一起喝了点酒,谈了不少话。忽然,俞美人说:“今天是十六暖。”老胡立即讲,那我们上楼看看有没有月亮。

我们上楼,发现高兴早就独自在露台上发着呆了。它是听到月亮出来发出的声音了吗——天上一轮圆月,升在薄薄的云间。

一转头,我看到窗外,早上还没开的那朵黄菖蒲,像只黄鸟一样,立在夜色中。她在月亮最圆的夜里开了……

春天里

□毛文文

紫琅  
诗会

江南的雨又细又密  
酥软的泥土沉浸回忆中  
人们在牵手,这尘世多美好  
谁说得清痛苦有多少  
这需要清零的事  
遍野的花朵有多幸运  
缀满露珠和鸟鸣  
春天里,风是一本诗集  
随便翻翻,绿柳喊来小燕子  
穿花衣。母亲的花衣  
是一丛蜡梅花,陪父亲坐在田埂上  
点着烟火。他的花可以燎原  
成为春天的一部分  
而我,结结实实地长成一棵树  
从乡村移栽到附近的城里  
我的路四通八达  
有一条路,自从你走过  
我斑驳的叶面上  
每根脉,专注守望你婀娜身影



蔷薇路

王尚

没有定论就是定论

□朱朱

一本书重读,跟一条路重走一样,细细地品,还真觉得不一样。那天把严歌苓的《舞男》翻出来,再看看自己从前写的东西,感觉幼稚的同时,也轻叹现在的自己真是老了。什么是老呢?热情变成了理智,热血成了恒温,想不通的不再钻牛角尖,从前疯狂去追寻的东西,现在会左顾右盼、瞻前顾后。

《舞男》是严歌苓2016年的作品。沿袭了严歌苓作品惯有的风格,人物塑造细腻立体,语言风格辛辣直白。除此以外,严歌苓在这部小说中,以一个逝去鬼魂的角度,来诠释这段发生在现代的爱情,还加入了自己对于人的心理在爱情中如何发展和变化的思考,既魔幻又现实,还有一定的社会学意义。

张蓓蓓是个海归女博士,开了家律师行,打国际官司。在工作中她杀伐果断、精明强干。但是面对感情,似乎有些无力。她有过两段感情经历,都是一开始进行得很顺利,到了最后关头分崩离析。工作之余,她被女伴拉去舞场学舞解闷。遇到了比她小十几岁的男舞者杨东。杨东成长于上海杨树浦破旧的工人新村,三十平方米里住着他的父母还有三兄弟。未成年时他就被“带坏了”,没念过什么正经书,十六岁开始跳舞,之后以教别人跳舞谋生。张蓓蓓想约的“大师”没有空档,于是杨东便成了第二选择。

严歌苓在书里写过这样一句话:“杨东带蓓蓓走的,是那张暗的地图。”暗示着,从杨东答应陪张蓓蓓出差开始,杨东与张蓓蓓已经超越了青年舞者与中年学生的关系。杨东搬

进了张蓓蓓在新天地十二楼的家,巨大的经济差距让杨东震撼不已。他脆弱地想让自己派的用场越来越大,做了非常大的努力。他把菜谱当成千字文来背诵,张蓓蓓一下班就能吃上极具标准的热饭热菜。他延长家里换灯泡洗马桶的时间,让张蓓蓓感觉他时时刻刻都很忙碌。他去买蚊香,给家里的盆栽换土,陪蓓蓓购物鞍前马后当驾驶员和随行搬运工。

严歌苓在书中这样写:“爱从来不是两个人的事。你想从社会、阶级、民族里光光剔出两个人的爱,从上下十八层的大上海光光剔出一个蓓蓓一个东东?几世纪前的莎士比亚就用罗密欧与朱丽叶宣判了你的幼稚。”

不般配的男女多了去了,张蓓蓓跟杨东完全不是一路人。可为啥还会在一起呢?

心理学家武志红有这样一种理论:借助“坏”的力量,把自己从权威中分化出来,是“自救”。允许自己变“坏”,是一场形成自我与走向成熟的“救赎”。大部分“乖乖女”类型的蓓蓓,成长过程中所做的大部分事情,皆是由外在权威驱动,也因此无论取得多大的成就,都不会觉得属于自己。而杨东这样的“坏男孩”,是蓓蓓获得“自救”的契机。释放了长久压制自己内在的“坏”产生的负面,也向自己“正确”几十年的过去作了一次告别。

杨东与一个叫丰小勉的年轻女子早就在蓓蓓的眼皮底下暗度陈仓。丰小勉十六岁来上海,做指甲、端盘子,卖面包,在舞场里卖饮料是她第N份工作。在蓓蓓用超强的经济实力一点一点阉割了杨东以后,杨东在丰小勉

身上又慢慢寻回了男人的感觉。

从前没有在意书中除去第三人称的叙述以外,还有一个第一人称的“我”,竟然是20世纪30年代的当红作家,后来又的特工杀害的石乃瑛。石乃瑛是舞场的熟客,跟蓓蓓追求杨东一样,热烈地追求舞女阿绿。在严歌苓的笔下,这两对男女甚至能穿越了半个世纪在舞场里擦肩而过。蓓蓓在听杨东提起石乃瑛以后,追根究底的职业习惯让她最终让七十年前的旧案水落石出,有了新的结论。

多么复杂的战局形势,在石乃瑛的脑子里都不如阿绿重要。他只想跟阿绿舞在一起,是不是汉奸、能不能活,要不要向世界讨清白,都且放到一边去。严歌苓借第一人称石乃瑛的鬼魂,目睹了蓓蓓与杨东相识相遇的全过程,双重叙述组成的复式叙事结构,历史与现实交错,旁观者清与当局者迷的双重视角,真是令人耳目一新。

爱情是美好的,但脱离了物质与实际的爱情,宛如空中楼阁。

感性的情意非常可贵,但缺乏理性的控制,往往会走向危险重重的境地。

有人说读了很多书,仍旧过不好这一生。可能是因为过于执拗了,把生活当成了习题集,多刷题并不代表就可以高能。

当一件事在人心里失去了定论,并不意味着性格上的退让,而是思考的维度变宽变广,选择判断题的单一变成了论述的独特性,没有定论就是定论,这才是生活真实的样子。

岁月  
流金

落地鸟

□谈少华

在野外或者小区里观察鸟类,会见到一种现象:有的鸟儿一直生活在树上,从不降落到地面;有的鸟儿大多在树林里生活,也经常会降落到地面嬉戏觅食。

到地面活动的鸟类,称为落地鸟。常见的有喜鹊、八哥、乌鸫、斑鸠、戴胜、麻雀、脊鸽、白腰文鸟等,它们在地面上边走边伸头啄食,主要吃昆虫和植物的种子、茎叶等以及成熟的作物。小区里有人在边角里种一点蔬菜,常常要防止它们偷食。人们得防着这些人类的朋友将种子和新出的嫩芽吃掉!常用的方法就是遮盖和恐吓。用塑料薄膜遮盖就是最简单的方法。

小的时候我家种着大约有两亩地,到作物成熟的时候,经常有成群的麻雀、白腰文鸟前来光顾,那时候还不曾有塑料制品,于是大人们就在田间插上竹竿,竹竿顶上绑上旧衣服,或者做一个稻草人插在田间再加上一些能发出响声的如铃铛之类的东西,用来吓唬鸟儿。

落地鸟在地面行走有多种形式,可以用两只脚一前一后行走,就像人走路一样,慢而稳之地走。有时候能很快地搬动两腿,呈跑的状态。看见人,或者有其他的原因,它们能两脚并拢地向前跳。一跳一跳的,速度很快。如果再扇动两翅,就是带飞带跳,更快了。也就是说,人所能做到的走、跑、跳、奔,

落地鸟都能做到,它们还比人多一样:飞。看起来人在这一方面还不如鸟儿!人要借助机械才能飞上天!

斑鸠在地面行走时,两只脚搬动的速度也很快,伴随着行进的速率,它们的头部也不断地伸缩,频率与鸟儿前进的速率非常一致。

戴胜可以说是落地鸟中的代表,那美丽的体羽,漂亮而稍微弯曲的长喙和特殊的头饰(羽冠)真正是人见人爱。这种鸟的习性一向是落地的,但在数十年前城市里极少见到,就是在野外也不常出现,那时即使在地面上看到,也是一晃即逝,踪影难觅,说明它们的警惕性极强,一有风吹草动就溜之乎也。现在,它们的数量似乎激增,还是那么不怕人,在南通博物苑的草坪上、在居民小区的绿地上,到处可见它们的身影。它们从容不迫地嬉戏、觅食,是那么雍容华贵、那么气定神闲、那么闲庭信步。即使你靠近它十米八米的距离,它也只是抬头看看,抑或反向急走几步,让到它们认为安全的距离,仍然继续它们的觅食。它们最喜爱吃小虫子,还有就是蚯蚓等环节动物。

既然有落地鸟,就必然还有不落地的鸟。中小型鸟当中也有很多是不落地的。如杜鹃、黄鹂、白头鹎、大山雀(白脸山雀、吱吱白)以及小小的棕头鸦雀等。杜鹃和黄鹂都是“鸣深树”的鸟,经常是“只闻其声,难见其

形”。因为不落地,所以难见到!白头鹎是一种鸣声婉转的小鸟,人们可以经常见到它们,却见不到它们落地。它们在春夏间喜欢啄食枇杷,我曾经长时间仔细观察它们吃枇杷的过程,一颗枇杷,无论啄食到了多少,一旦枇杷掉地,白头鹎不会落地继续去吃,而是另觅一颗枇杷从头上吃起!

白头鹎是一种常见的绿色的漂亮的小鸟,它们喜欢在枝头觅食鸣唱,我却从没有在地面上见到过!

大山雀的鸣声有如“吱吱白”,所以“吱吱白”也是它们的俗名之一。它们的体形比麻雀还要小,经常可以看到它们成群或成对地在树枝间活动,听到鸣声很容易找到,它们从不落到地面觅食。

棕头鸦雀是一种“体型纤小,头顶到上背部棕红色,体背部橄榄褐色……习性活泼,通常在林下植被及低矮树丛结群活动……以昆虫和植物种子为食物。本市高秆草地地带一年四季常见的小鸟”,“体长12厘米”,贾涛根先生在《百鸟千姿》中如是说。野外观察可见,这种小鸟也不落地。

从鸟类在自然界的生存意义看,落地鸟相对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得更多更好的食物,而不落地鸟可以得到更好的隐蔽和安全保障。它们的这些习性可能是很多年来不断积累并遗传下来的,仔细观察还挺有意思!